



骏马·苍狼·故乡

下

满都麦 / 著

作家出版社



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 ★ 第四辑

满都麦生态小说集

骏马·苍狼·故乡

下

满都麦 /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骏马·苍狼·故乡/满都麦著. -北京:作家出版社,
2015.9

(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)

ISBN 978-7-5063-8322-6

I. ①骏… II. ①满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27002 号

骏马·苍狼·故乡 (全二册)

作 者: 满都麦

责任编辑: 陈晓帆 陈 华

装帧设计: 曹全弘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haozuoja.com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×230

字 数: 400 千

印 张: 31.75

版 次: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8322-6

定 价: 60.00 元 (全二册)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

远古的图腾 / 211

人与狼 / 299

戈壁深处 / 375

骏马·苍狼·故乡 / 393

尾随族群的流星 / 433

远古的图腾



色·钢土牧尔 译

—

遮天盖地的沙尘暴，仿佛要吞噬一切生命和整个世界，夜以继日地肆虐了几天，终于在黎明时停了下来。但是，远处的天空仍然灰蒙蒙一片。

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，出租车颠簸着前行。坐在司机旁边的扎登巴老人情急之中，不由得想起了早年那些悠悠荡荡的能够数得着路边草尖的牛车来。由于天空的灰暗和道路的崎岖，司机青年沮丧地瞟了一眼身边的老汉，深感不解地问：“据说您要去的那个地方，现在不是没有人烟了吗？”

“是呀，说是要靠自然恢复那块已经毁灭了的草场，两年前就让那一带的牧民卖掉牲畜，全部搬迁到了城里。”扎登巴老人用手顶着耻骨以上隐隐作痛的部位说。

“那您还要去那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干什么呀？”

在司机青年的追问下，老人清癯瘦削的脸上现出一种勉强的笑容说：“噢，其实也没什么，从祖上传下来生我养我的故乡就在那里呀！我是想在临死前回到故乡的土地上走一走、看一看。”老人的眼睛里显出一丝兴奋的光芒，从车窗向外眺望。

颇有城市派头的司机青年更觉得奇怪，偷偷地瞟几眼旁边的老人，

小心地驾车赶路。

扎登巴老人不停地用双手按着脐下隐痛处，从颠簸前行的车窗望着家乡上空弥漫着的扬尘，忽然想起了昨夜的梦境。

……出现在那棵老榆树旁边的老者，雪白的胡须胸前飘然，好像不久前在哪儿见过，那么面熟。他告诉了我救治这种隐痛疾病的药方就不见了。那位老者仿佛隐入了身后的那块卧牛石，转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只有默然耸立的老榆树和树旁的那块脂白色卧牛石依然存在。

卧牛石旁边的那棵枝叶繁茂身影庞大的老榆树，是扎登巴老人祖上传承下来的图腾崇拜。历经风雨沧桑的那棵树，高大威武，真可谓罕见。拔地而起的树干，五个人手拉手都抱不住，足有一丈来高。支撑树冠的九棵分枝是分别喻兆九十九重天，其形状几乎完全相似，都有一抱多粗，两丈多长。从九个粗大的分枝蓬勃伸展出来的无数个枝条嫩叶纵横交错，密密麻麻。在辽阔的旷野上，老榆树酷似一把打开的巨伞，托起一团生命的绿色，显得伟岸壮观、凝重而神秘。在中午的阳光下，映在地面上的圆型树荫的直径，也足有四十多步长，在地面向四面八方延伸的根须，探出百步之外。

在老榆树东边的树荫下，那块脂白色的大石块，其形状恰似一头膘肥体壮、滚瓜圆溜的白色牦牛，悠闲自得地躺卧在那里乘凉。在英吉甘^①河北岸，老榆树与卧牛石相互为伴，仿佛在彼此聆听对方的心灵倾诉，无人知晓它们究竟这般倾诉了多少个世纪。然而在广袤的草原上，关于图腾老树和卧牛石，有多如繁星般的种种传说，家乡的老人们总是津津乐道。有的说，原先在英吉甘河两岸长满了茂密的丛林，一头喝过河水的白色牦牛，为了躲避酷暑烈日难耐的折磨，独自离群潜入林中，找到林中为王的那棵大榆树，卧在了树荫下。有的说，先是有一头从天庭下凡的白色牦牛，来到河岸喝完水卧在了河边的草地上。后来，上天为了给那头牦牛遮阳挡风，使其免受酷暑寒冬的折磨，才使沿河两岸长出了茂密的丛林。究竟谁对谁错？没有人能够说得清

① 英吉甘：蒙语，意为“黄羊羔”。

楚。然而，在清澈的英吉甘河流北岸，挺拔的老榆树和树荫下躺卧乘凉的白色石牛，的确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沧桑，却是一件无可争议的事实。

每年，阴历五月十三那天，邻近的牧民们忙着祭祀从远古传承的敖包神灵时，扎登巴家族崇拜的信仰却与众不同。他们一家老少全体会聚在老榆树下，举行神圣的图腾祭拜仪式。他们在老榆树前供上丰盛的奶食德吉，吟诵古老的祝词，表达他们对九天天尊、八方神灵由衷的崇敬与无比的虔诚，祈求大自然赐予人间福禄吉祥。正因为如此，家乡的自然生态完美如初，生机勃勃，万物生灵和谐兴旺，辽阔的草原富饶美丽，牧民的心灵像白云一样纯洁，像菩萨那样善良……

扎登巴老人瞅了瞅聚精会神开着车的年轻司机缄默不语，使他的思绪又沿着季节顺序，曾经循环倒场游牧的四处牧场延伸而去：

远古时期，我们的祖先生活在深山老林中，是以林木之王为图腾崇拜的森林部落。后来，走出森林的祖先来到琼库力克^①草原，在英吉甘河流两岸的密林中，发现了这棵具备图腾象征的树王，就封为家族世代崇奉的图腾神灵。在群峦叠嶂的阿日嘎楞图^②山脉的怀抱中，清澈透明的英吉甘河流，从东往西流经琼库力克草原，滋润着两岸郁郁葱葱的紫榆、桤枫和白桦等混合生长的原始丛林带。栖息于林中种类繁多的禽鸟，随着季节的变化而鸣唱。当野驴梁和野马岭上白雪皑皑，寒冷无比的时候，琼库力克盆地深处，却嫩草泛绿，温暖如春。因此就成为我家最理想的冬营地。当一家人坐在蒙古包里，对酒当歌，享受天伦之乐时，峭壁上成双成对的盘羊的英姿，悬崖上探身瞭望的岩羊身影，偶尔从蒙古包的天窗倒映在盛满银碗的奶酒中，令人称奇。

春天，赶着牲畜到英吉甘河以南，一望无际的黄羊滩去驻牧。春天是百草返青、动物繁殖的季节。当野外放青的家畜山羊开始产羔时，栖息在野滩成群结队的黄羊和孢子也进入产期。在茂密的草丛中，刚

① 琼库力克：蒙语，意为“山间盆地之地”。

② 阿日嘎楞图：蒙语，意为“盘羊栖息地”。

刚出生的小黄羊羔，身上还冒着热气就爬了起来，把身边产仔的家畜山羊误认为是自己的母亲，踉踉跄跄地尾随其后；刚来到这个世界还站立不稳的小山羊羔急于吃奶，跌跌撞撞地奔向身边的母黄羊走去。

在炎热多雨的夏天，我们就越上琼库力克以北的高原，到清爽凉快的夏营地野驴梁或野马岭去驻牧。夏末秋初时分，同一种源的蒙古马、野马和野驴之间，开始彼此争夺配偶的混战。为了保持自己种群血缘的纯洁，儿马们将自己步入成年的女儿白迪斯^①，无情地赶出家门强行嫁出去，同时也争夺其他儿马的女儿纳为妻妾，相互撕咬追赶、嘶鸣格斗。此刻，在自己族群中虽然步入成年却无缘成亲的乌热^②，也想拥有自己的家庭另立山头，相互争夺离散的野驴、野马或者是被赶出家门的那些没有近亲血缘关系的骡马。这种激烈争斗的场面生动而壮观，在高原上屡见不鲜。

秋天，为了增加牲畜的秋膘，就要到盐碱性植物混生的苏勒图^③戈壁滩游牧。富有盐碱成分的戈壁植物，是牲畜向来爱吃的牧草，不仅能够增添肉奶的醇香味道和营养，而且具有能使牲畜防病强体的神奇功能。碧绿的灌木丛间，三五十为群栖居的鹅喉羚羊，是僻静的戈壁深处仅有的珍稀动物。它们体格比黄羊大，尾巴长，公羊头顶上长有一对漂亮的犄角。每到秋季发情期来临时，为了在族群中树立占有配偶资格，公羊之间要展开一场又一场你死我活地争斗。通过数次激烈地角逐，最终获胜的公羊，趾高气扬地成为种群的霸王，那些屡战屡败的失败者只好认输远离群体，孤身单影地去流浪。这般游离同胞养精蓄锐，准备来年再度拼搏夺回首领地位的公羊，因为没有任何体力消耗，往往吃得膘肥体壮，滚瓜溜圆。于是，也就成为牧民们狩猎的对象，猎获它们当作苍天恩赐的美味来享受。

沿着土路颠簸的出租车，一进入黄羊滩的沙漠却平稳了许多。连日来的风暴，使这里的沙漠出现了鱼鳞般高低起伏的沙浪。这种迹象

① 白迪斯：年满三岁的骡马。

② 乌热：三岁公马。

③ 苏勒图：有鹅喉羚羊之地。

表明，用不了多久，这里就会成为连绵的沙海。汽车轮胎陷入绵绵的沙砾中，向前挪动一步都显得很费力，马达的轰鸣声一阵紧似一阵。心里发怵的司机青年，脸上流露出一为难的表情问道：

“您要去的方还有多远？”扎登巴老人从兜里掏出几片止痛药送进嘴里，急急忙忙从包里取出水壶喝了一口，把药咽下去说：

“噢，没多远，过了这片沙漠就到了。”司机青年抬头望着沙漠尽头尘埃弥漫的荒野，心中对老人出行的目的更加疑惑，探问道：

“看来，您一定知道这片沙漠是怎样形成的历史吧？”

扎登巴老人从车窗向外望着茫茫的沙漠，叹息道：

“当然知道了。这地方叫黄羊滩，不久前还是我家的春季牧场。从前，茂密的草地上到处都能见到成群结队的黄羊、狍子和梅花鹿等野生动物，是个水草丰美的好地方。”司机青年有意打破沉默：

“那怎么就变成这样的沙漠了？”神色忧伤扎登巴老人长叹了一口气，然后向司机青年叙述起往事：

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，从内地逃荒出来的大批农民来到牧区，为了解决这些难民的生存问题，上级决定在牧区各公社，都建立一处除了打粮食，还为发展畜牧业经济服务的饲草料基地。于是，琼库力克公社选定平坦肥沃的黄羊滩，建立种植农作物的大型农场。当初，由于牧草高密而无法行犁，先放火把草场烧光，然后用拖拉机和牛拉犁开垦了这里的牧场。从此，那些黄羊、狍子等可怜的动物也就全部消失了。为了解决二百多户农民的住房，生产生活用具以及每户的薪柴，需要大量的木材。接着就砍伐英吉甘河两岸的丛林。与此同时，琼库力克北面峭壁峻岭上跳跃嬉戏的盘羊和岩羊，也被他们当作副业收入，遭到了灭绝性地射杀……

司机青年听了老人讲的故事，心情沉重地说：

“那个年代的人们真够糊涂，丝毫没有一点保护生态的意识。”止痛药使疼痛减缓的扎登巴老人，越说越来劲儿：

“你只是说对了一半。那时，祖祖辈辈生息在这里的牧民可不是没有生态意识啊。从黄羊滩烧荒垦田开始，到砍伐英吉甘河两岸的丛林，

以及大肆屠杀野生动物，牧民们一直在反对，为了能够保留住来之不易的绿色生态资源，从口舌争执酿成了流血冲突。但是，前来平息纠纷的领导，却对牧民惋惜生态的行为反感，在社员大会上大发雷霆，说什么谁敢反对‘以粮为纲’的政策，谁就是反党，绝没有好下场。会后，就把几位领头的牧民打成阶级敌人，送进了监狱。”

“我听说有过那么一段时间，一切都以阶级斗争划线，一不小心，就成为身败名裂的阶级敌人。”司机青年也不无感慨地说着他的听闻。

出租车进入沙漠深处时，路旁显露出一处残墙断壁的村落废墟，扎登巴老人瞅着那片凄凉的遗址继续说：

“那可真是困厄的年代啊。就那样以破坏生态为代价，建立起来的饲草料基地，头两年还可以，到了秋季，每家每户都能得到一些牲畜的饲草料，人吃的土豆、葱蒜之类的蔬菜，牧民们也确实得到过一些好处。但是好景不长，没过几年，失去植被的土地，就像生了秃疮的脑袋，沙化在不断地拓展，这片草原就走上了退化的下坡路。由于原来和谐的自然生态遭到全面破坏，雨水越来越少，从不缺水的英吉甘河流首先干涸。随之气候逐年异常恶化……”

老人的诉说，使司机青年的心情更加沉重，手握方向盘，环视着被沙漠掩埋了根基的残墙断壁心想：据说这里就是我的出生地，我家居住过的院落究竟是哪一处？那些当年为了向草原要粮食，大肆破坏这里的自然生态植被，造成如今这般严重后果的农民中，就有我的父母亲……心里深感痛惜的司机青年，毫不避讳地向身边的老人问道：

“那您一定认识我家的大人了？我父亲叫李明，曾经在这里当过农垦基地的小组长。”

“你说什么……”扎登巴老人用惊诧的目光，仔细打量着身边的青年，一时语塞。司机青年停下了车，为了寻觅自己出生的院落遗址，踩着没脚的松散软沙，向那片废墟走去。

坐在车里的扎登巴老人，嘴里嘟囔着“李明”这个名字，望着司机青年离去的背影，陷入了沉思：

“李明”究竟是谁呢？那时候我的老父亲还健在，老人是位具有深

谋远虑，做事沉稳细心的人。当时，砍伐树木的人群熙熙攘攘，搬运木材的车辆来往穿梭。沿着英吉甘河流两岸的原始丛林带，眼看就要保不住了。心急如焚的老父亲，日夜守候在那棵祖先崇拜的图腾树下。他没有与那些红了眼的砍伐者们理论争辩，而是下跪在老榆树和卧牛石中间，双手合十面向古老的图腾树，念念有词地进行虔诚的祈祷。当伐木者们拿着斧锯走近老榆树时，老人向他们不无夸张地诉说着老榆树如何具有保佑扬善的神力，又如何具备报复惩恶的法术。人们看到老人无比虔诚的神态举止和老榆树奇特怪异的天然形状，以及年复一年的祭祀，挂在树上的那些已经褪色的哈达与彩条残片，心里自然产生莫名的畏惧而纷纷退去。是在老父亲机智的监护下，那棵与卧牛石相依为伴的图腾树，终于幸存下来。

“李明”，这个名字好像挺耳熟。这个司机青年，莫非是那个木匠的后代？文化大革命期间，牧民们几乎全被打成“牛鬼蛇神”，被戴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，“只许老老实实，不许乱说乱动。”那些具有悠久历史的大小寺庙、各种文物古籍、信仰崇拜物，甚至包括许多民族特色浓郁的首饰和生活用具，统统被当作“四旧”砸烂捣毁流失殆尽。就在这时，黄羊滩的一个农民，要为其病危的老父亲准备棺材。按照他们的习俗，棺材是忌讳用榆木做的，因为榆与“愚”谐音。可是附近除了老榆树以外，再也找不到其他可做板材的树木，只好领着两个儿子，赶着马车来到英吉甘河边，决定砍伐那棵幸存下来的图腾树。

父子三人来到树下居然发现，锯倒直径足有七八尺长的粗榆树，并非他们想象的那么容易。于是，父亲将两个儿子扶上树干，从下面指挥着两个儿子，准备砍伐伸向九天的粗大的树枝。因为父亲当过木匠，识别木质当然是行家。榆树的种类有许多，在北方草原被统称山榆的黄榆和白榆最为常见，像这种紫榆从来就不多见。其紫红色的木材纹细质硬，做成桌椅等家具越使用越出光彩，其花纹格外漂亮。如果用这种木材做棺材，虽然有点犯忌，但也耐潮湿不易腐烂，总比没有棺材强吧？当父亲的心中释然。

爬上树干的兄弟俩，各自骑在一抱多粗的一根大树枝上，老大拉

锯开始锯，老二抡斧开始砍。铁石般坚硬的木质，使锯齿跳跃滑落，使劈斧反弹偏离，兄弟俩却忙得满头大汗。

站在树下观望指挥的父亲蓦然发现，从树上滴落下来的紫红色汁液，将地面上的两处沙砾染成了鲜红的血迹。毛骨悚然的木匠惊恐万状，顿觉头晕心慌，急忙向树上的两个儿子喊：

“嗨！嗨！不得了啦，锯不得，锯不得！这棵树真的有鬼啦！”听到父亲的尖叫声，两个儿子猛然一怔，兄弟俩同时发现，手中的锯齿和斧刃，同样沾满了血红色的泡沫。闻风丧胆的老大灵魂出窍，冷不防从树上头朝下载了下来，当场断气了。六神无主的老二，死死抱住了骑着的树枝，捡了一条命。乘兴而来的父子三人，意外地死掉了一个，拉着尸体回去了。当天夜里，父子俩一闭眼，赫然看到前额中间长着一只眼的白发老者，骑着快马，手举寒光闪闪的大刀，竟然向他们头上砍来。从床上翻身跳起的父亲仓皇逃命，却撞到墙上昏厥过去。儿子为了阻挡迎面砍来的大刀，提起身边的劈斧，在黑暗中疯劈猛砍，极力抵挡，料想不到把他重病卧床的爷爷劈死了……

开车的这孩子，怎么会是那户人家的后代呢？扎登巴老人注视着在一处房屋遗址前徘徊的司机青年，居然又否定了自己的猜测：

不可能，残害祖先图腾的那户人家，不是绝根儿了吗？那个挥舞劈斧砍死爷爷的儿子，觉得没有脸见人，跳了井。悲痛欲绝的父亲疯了，成天疯疯癫癫的老木匠，嘴里反复嘟哝着一句话：“锯不得，锯不得……”到处流浪。两年后的三九天，他冻死在野外。关于这家人家香火断绝的惨状，黄羊滩的农民们喧嚣了好长一阵子。这开车的青年司机，肯定不是那家人的后代。

情绪低落的司机青年开动着汽车，叹息着说：

“说什么好呢！那时候的人们也真够愚昧。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向草原要粮的结果，导致了生态如此恶化的后果。”对司机青年的话颇为赞同的扎登巴老人，开始回答他先前问过的问题：

“人老了就糊涂了，你父亲李明这个人，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，兴许见了面还能认识。黄羊滩的农业解体以前，这里的许多农民跟我们

经常来往，关系很好呀！”开车的司机青年未来得及答话，前行的汽车突然陷入沙坑，熄火了。

二

沙漠的东方地平线上，刚刚露头的太阳，笼罩在灰蒙蒙的尘雾中，显得无精打采，黯淡无光。往昔有潺潺流水的英吉甘河，如今成为东西向蜿蜒伸展的一条干涸的沙砾河床。北面的群山光秃秃的，毫无生机一片凄凉。只有孤独地挺立在河床北岸的老榆树，在沙漠的劲风中依然不失原始风范，成为荒凉的旷野上呈现生命存在的唯一绿色。

在老榆树旁边，查干朝鲁^①蜷缩在脂白色卧牛石的背风处，艰难地熬过了沙尘暴袭击的长夜。当他醒来时，天色已经大亮了。他用畏惧的目光向四处张望，没发现有什么人在跟踪他，心里才稍微平静下来。他起身拍打着昨夜沙尘暴落在身上的沙土，清理了一下鼻孔和耳朵里塞满的尘土，用双手抖落着钻进头发中的细沙，然后从兜里摸出一包香烟，抽出一支点燃后，贪婪地吸着烟，以一种充满悲伤痛苦的眼神，注视着身边白色光滑的卧牛石，不由得想起了童年的往事：

当我们还是顽皮淘气的孩童时候，每年搬回冬营地后，我们就想来到这里玩耍。可是爷爷唯恐我们亵渎祖先的神灵，总是不让我们接近这棵老榆树和树旁的这块卧牛石。一旦发现我们走近这个方向，爷爷就会手提皮鞭风风火火跑过来，吓得我们四处逃散。只有在每年一度祭祀的那天，我们才会有接近老榆树和卧牛石的机会。有一次，趁着大家都向老榆树跪拜祈祷之际，我把摆在卧牛石上的供品悄悄推向一边，跨上了神乎其神的卧牛石。因为奶奶给我讲过“骑着白色牦牛的布丹其尔少年”的民间故事。从那天起，平时经常骑着小牛犊玩耍以外，总是想骑一骑这个赋有神话故事的白色石牦牛，我也许就会成为布丹其尔那样的小英雄。当我正在兴高采烈地摆出小英雄布丹其尔

① 查干朝鲁：意为“白色的石头”。

的架势玩耍的时候，从背后走过来的爷爷，将我从卧牛石上拽下来，一把抓住我头上的小辫子，让我跪倒在地上向卧牛石叩拜忏悔。

现在看来，具有远古历史起源的这样一种原始图腾崇拜，在爷爷的心目中却有着无上崇高的地位。正因为如此，爷爷给姐姐赐名为“诺干牧其日”^①，给我起名为“查干朝鲁”。可是我这个名字的神通到底在哪里？假如爷爷给我另起一个什么名字，也许我查干朝鲁不至于倒霉落魄到今天这个地步……

临近不惑之年的查干朝鲁，原来可不是现在这副模样。在他二十岁那年，按照蒙古民族的传统习俗，父母亲给他娶了斯日玛姑娘为妻。尽管那时是提倡贫穷光荣，不允许任何人先富的年代，父母为其继承家业的儿子，还是置备了出行有骑马，吃肉有自留羊，较为殷实的家底。

终于到了打破大锅饭，实行牲畜、草场承包到户，允许牧民们富起来的好时候。查干朝鲁小两口，正准备甩开膀子大干时，牧区畜牧业经济的发展又面临新的困惑。由于人口越来越多，草牧场也越来越紧张。每户都在指定承包的有限草场上定居养牧，倒场游牧的经营方式，成为远离而去的历史。查干朝鲁虽然定居在原先自家的冬营地琼库力克，但是，原先是他们一家的冬营牧场，被分割成十几家牧户的定居点。一户挨一户居住着的牧民们，一年四季只能在各自的草场上超载放牧，使本来就趋于荒漠化的草场，更加贫瘠沙化，导致牲畜品种衰退，肉奶的质量明显下降。日益艰难的经济生活，使查干朝鲁深切感到，像过去那样，完全依靠畜牧业收益来实现富裕的梦想，是再愚蠢不过的老皇历了。

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到草原时，查干朝鲁心中萌生起赚钱致富的强烈欲望。然而现实告诉他，仅靠传统的畜牧业，只能是挣扎在温饱线上。查干朝鲁虽然没念过多少书，可他工于心计，思路活泛。当他正为如何选择致富之路而思考时，看到赶着马车游走的商贩，来牧

① 诺干牧其日：意为“绿树枝”。

区收购牲畜皮毛、羊绒，顺便推销一些日用百货，深受启发。于是，查干朝鲁骑马进城，尾随那些商贩们，对他们如何收购倒卖牲畜产品，又如何批发日用百货，其进价与售价的差额情况，进货与售货的网络渠道，像特务一样侦察得一清二楚。查干朝鲁终于明白，商业贸易的奥秘，就在于低价进，高价出，从中取利。

拿定主意的查干朝鲁，首先为自己腾出手来，顾了一名牧工替自己放牧。自己搞到了一辆大集体时期的胶轮大车，驯服了三匹拉车的马。然后，天天赶着马车走村串户，收购牲畜产品。当收购的牲畜产品凑够一车，就运往城里去转手销售，回来时批发一些日常需要的小百货。把腾出的一间闲房作为小商店，妻子斯日玛兼作站柜台的售货员。当时牧区仅有的供销社，也在几十里以外的苏木^①政府所在地。所以，斯日玛的小卖部，生意特别红火，前来购买烟酒、糖茶以及日用百货的人，络绎不绝。由于查干朝鲁是本地家乡人，牧民们不仅愿意把牲畜产品出售给他，而且在他收购资金紧张时，还都愿意把畜产品赊给他。查干朝鲁每次进城回来，总会购进一些牧民们少见的新商品、新用具和时尚衣物摆上柜台。于是，查干朝鲁和妻子斯日玛，成为琼库力克草原上最早迈进市场经济门槛的生意人。

常在城乡间的贸易中追求利润的查干朝鲁，通过交往认识的各路商贩也越来越多，不仅熟练地掌握了各类产品货物的市场行情，而且也学会了如何掺杂使假、从中渔利的一些技巧和方法。

春天，查干朝鲁将收购回来的羊毛和羊绒，分批摊在院里，发动妻子斯日玛和雇用的牧工，在羊毛羊绒上均匀地喷洒胶水，然后用细筛子再往绒毛里筛土，将掺了沙土的绒毛晾到半干后，就拉进城里去出售。老父亲发现儿子查干朝鲁使用如此不地道的手段，将每斤绒毛多卖两倍有余的价钱，愤怒的父亲对儿子大发脾气：

“你这不是给咱们蒙古人丢脸吗？蒙古人啥时候有过这种坑蒙别人，骗取利润的可耻行为？要是你爷爷在世，不活剥了你的皮才怪

① 苏木：内蒙古行政区划名，相当于乡。“苏木达”即乡长。